

吳佩孚兵敗入川記

李 寶

民國十五年吳佩孚在武漢號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，被國民革命軍擊敗，退走河南，十六年佩孚率敗軍離河南南陽到田營，適逢兵變，折回新野，假道湖北老河口，擬入四川。夜渡襄河，爲張聯陞襲擊，幾瀕於危，取道經保康而歸興山入蜀。七月十三日抵巴東，楊森將軍接駐興山部隊賀國樞旅長緊急電報稱：「吳公偕其少數侍從人員及衛隊約五千人已安抵馬良坪，權聞訊，會馳赴歇馬河面謁，渠欲來川一游，可否接待，請示辦法」。楊將軍接電，思維再四，因其本人已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，若以敵我態勢言，在常人將誘之成擒，以弋崇封厚賞。但以舊日袍澤關係言，則不能落井下石，因覆電國樞，許吳入川。並將其兵敗退川，志在游歷，電呈南京蔣總司令，陳明暫允游川，純出私誼，保證息影林泉，不問政治，如有軌外行動，願負完全責任。當派第一師師長白駒，及前四川省財政廳廳長熊煜，星夜乘輪馳赴興山界嶺，代表歡迎，面達暫以奉節縣白帝城作爲行館。且令賀旅沿途加強護衛，不得稍有疏虞。

七月十五日，楊森將軍偕夫人公子暨二十軍將領僚屬數十人，由防次萬縣乘兵艦直駛巫山縣界嶺，與佩孚及張夫人歡晤，共話離懷，艦即溯江而上。入瞿塘峽，白鹽赤甲，相映成趣。浮

沉江心，砥柱中流之滄瀾堆亦巋然在望。須臾停泊白帝城下，逕至永安宮行館。楊將軍以居停乘間說佩孚：「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，已奠鼎金陵。公兵敗後，既不願屈居租界，寄外人籬下，又不屑憑藉國際勢力，滋長內亂，不如通電各方及川中將領，表示光明磊落之態度，告知此行純係游歷性質，不含政治意味，以明心跡並釋羣疑」。佩孚允如說當由楊森將軍具名發電：「特急」重慶劉總指揮甫公，賴軍長德祥兄，綏定劉督辦積公，成都劉軍長自乾兄，鄧軍長晉康弟，三臺田軍長頌堯弟，暨各軍師旅團長諸兄均鑒：頃接吳玉老（按吳佩孚字子玉）號日由夔來電開：「萬縣楊惠弟鑒：舉世滔滔，亂靡有屆，欲資游憩，名勝爲宜。因念蜀中山水，半屬舊游，而蜀中將領又皆舊雨，業於號日間道抵夔，暫憩此間，專事徜徉，不聞理亂。甫澄、積之、晉康、自乾、德祥、頌堯諸兄處及各師旅長等，乞弟爲之道意。一俟秋涼，溯江而上，再續舊歡。特電奉達，即希注察。小兄吳佩孚號印」等語。玉老自解除兵柄後，久已厭棄時事。此次挈眷到川，純係游歷山水，並無政治作用。森擬俟其暫駐夔門稍事休息後，或當送往西行，諸公均屬袍澤舊誼，當不讓弟獨爲東道主也。楊森叩養印。」楊將軍將佩孚之誠悃，轉呈國民政府鑒

察。並轉電川中各方，於是社會益知楊之庇吳游蜀，純限舊誼私情而已。

乘機挑撥分化，使中國自化膿血而亡，爲日本對華之一貫策略。當佩孚小住白帝城時，有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少將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佐藤秀大佐，率將佐十五六人，由宜昌乘小型兵艦至白帝城謁吳。表示願給私人借款一百萬，贈步槍十萬支，小炮五百門，機關鎗二千挺，連同彈藥等，一併由小型艦運入川境。吳答：「過去有槍，何止十萬，有錢何止百萬，尚且一敗塗地，可見成敗與款械無關。如余要借外債，引外援，何必今日，中國事中國人自了，盛意所不敢承。」堅決拒絕。自此消息傳徧中外，國人均知佩孚早已倦歸欽翼，不復有東山再起之意矣。

佩孚小住萬縣，以其地當要衝，仍苦繁囂，遂移居大竹縣。大竹據高梁山脈之巔，叢竹密菁，風景幽美。佩孚喜畫竹，今得友竹而居，夙願幸償，因成吟竹詩三十首寄懷。川人陳廷傑爲之弁序，劉泗英等特爲刊印，其十三首云：「邑名

作者簡介：李寶先生四川萬縣人，曾任楊森將軍秘書長駐京代表，現任國大代表本刊編輯委員。

大竹竹蠟，時值春從地底回：枝幹參天羅劍戟，龍蛇起陸情風雷。七賢人謂非凡品。六逸天生不世才，我本尋芳來此土，微君誰與共徘徊。」兀傲不羣，猶似當年。駐軍白師長駒，與吳有舊，禮遇惟謹。川中袍澤，亦時有冰炭之敬，雖足補助置之，然以在野之身，隨從衛隊，多至數千，終慮難維久遠，且恐懷璧買禍，遂自動解除槍械，分贈相知將領。鄧錫侯部將羅澤洲，時正駐防毗鄰大竹之渠縣廣安一帶，頗憎恨賊不及於己，竟自稱兵奪械。其時楊森又以成區多故，自顧不遑，佩孚因不堪惡鄰之擾，遂於十七年七月，移駐劉存厚綏定成區之檀木場玉皇山，其地距達縣城三十里。十八年十月，又由檀木場遷居距達縣城三十里之河市壩大興寺，所有一切供應，悉賴劉存厚盡其地主之禮。佩孚在此盤居，優游

歲月，賓主至為歡洽，民衆亦極尊敬。十九年春節，佩孚應劉存厚邀請，曾對川陝邊防軍全體軍官講演，痛斥蘇俄中共公妻公產邪說，舉行荒謬絕倫，勉勵官兵應以關壯繆漢賊不兩立岳忠武精忠報國的精神，反共救國。慷慨陳詞，悲憤填膺，不覺聲淚俱下，聞者亦隨之感泣。

當佩孚盤居達縣時，正值十九年汪兆銘等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，馮玉祥陳兵豫陝抗命中央。國府主席蔣先生，欲延請吳入京備顧問，筆者與川軍各代表余紹琴郭雲樓李元白等，均奉蔣先生召見，蒙指示切電楊森將軍敦促吳氏早日命駕，並派杜錫珪率兵艦在宜昌迎候。不意吳氏行抵萬縣，即為劉湘部師長王陵基所阻，未能成行，吳氏乃再游川東名勝後，轉往成都。

吳氏行抵廣安，曾暢游紫金山沖湘寺等名勝

，並至楊森將軍故里龍臺寺，欣見寺前豎立石獅子兩個，高約二丈，狀為奇觀。因謂：「子惠兄氣魄雄偉，能怒吼作驚人鳴，真是地靈人傑。」再由廣安至渠縣，二十軍將領楊漢域夏炯楊幹才等均陪侍左右，共在金神寺進素餐，各將領出紙墨求佩孚字以作紀念，佩孚為書滿江紅詞及正氣歌，勉以精忠報國。楊森將軍率部屬送別吳氏於渠縣八渡山，八渡山蜀漢張桓侯敗魏將張郃之處，山中巖石刻有漢將軍飛大敗張郃於八渡立馬勒銘數大字，吳氏行觀憑弔畢，即經順慶赴成都。吳氏游成都，行館設昭覺寺，尹昌衡曾往謁，並應宋芸子邀請，在四川國學會講周易。曾云，五經四書，莫非解易，即佛藏道藏，亦莫非解易，未幾即偕同劉泗英、陳廷傑、張伯倫等離成都取道甘肅陝西前往北平。

編後記

△本雜誌係一純民營刊物，我們的理想是讓讀者花費最少的錢，得到最大收穫和享受，我們的計劃是以雜誌養雜誌，換句話說：就是憑雜誌的文章，換取讀者的錢來維持雜誌的出刊，因此我們誠懇的請求作家們以及投稿的讀者在撰稿之前，務煩詳細參閱本雜誌稿約及徵文啟事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有趣，確能博人一笑，或使人會心微笑者為上選，否則請勿投寄，以免徒勞往返。

△中央日報社長曹聖芬先生的「米蘇里雜憶」一文，將十二年前在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進修時的一段往事寫出，文字輕鬆自然，幽默有趣。讀後使人憬然於國際姑息主義者，多屬怯懦淺薄無恥之徒，而彼等之強不知以爲知，更是令人厭惡，曹先生當時本其真知卓見，義正辭嚴的予姑息分子以當頭棒喝，誠屬快事。

△余受之先生僑居墨西哥三十年，他的「閒話墨京」一文對墨西哥的歷史、地理、民情風俗，介紹詳詳，對華僑近況亦有簡要的描述，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，敬請讀者特別注意。

△中華疆土遼闊，立國悠久，數千年來，文獻所載，雖謂巨細不遺，事事正確，此所以錢玄同有改名疑古玄同之軼事；錢氏此舉，雖似偏激，但有助於歷史研究風氣，裨益史學者良非淺顯。前內政部長田炯錦先生，本其淵博之學識，對甘肅省慶陽縣為周之發祥地，證之以文獻記載與家鄉歷史傳說，撰為「故鄉史蹟漫談」。在足供作者考古之探索，固不僅使人發思古之幽情已也。

△臺灣老人郭錦如先生，身懷絕技，優遊林泉的傳奇事蹟，如非親見事實，誠難令人信以為真，本刊特商請名記者蔡策先生就其親聞目睹的事實，撰為「臺灣奇人郭錦如」一文，以饗讀者。

△報章雜誌記載清朝中興名將鮑超軼事的文章甚多，但很少有楊森先生「四川怪傑鮑超」一文內所寫的那樣真切。楊先生早年曾多次到奉節鮑超故宅留居，鮑超公子鮑鴻吾曾為楊先生屬下，其孫女鮑大金又係楊先生部將王仲明之太太（如夫人），故得由平日談話中熟知鮑超生平事蹟。尤其難能可貴的，是楊森先生以輕鬆活潑的文字，寫鮑超的逸聞趣事，讀了以後，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。鮑超的生平，都躍然紙上。

△本雜誌刊頭承胡鍾先生集王右軍法書特此誌謝。